



萃拔

羅山文集

四

增
775
76



羅山林先生文集卷第四十一

碑誌上

筑州太守黑田公碑銘

有非常之人而有非常之功嘗聞其語矣今見其人也筑州太守源姓黑田氏長政者蓋斯其人乎濃州牧識隆者其祖也如水居士者其椿府也照福夫人柳橋氏者其萱砌也以求祿十一年戊辰冬十二月三日而生太守於播之飾東姬路邑幼雄偉不常父祖共奇之於是織田信長掌畿內兵馬識隆屬心故遣太守爲質信長命其麾下秀吉



護焉寘之近江長濱時太守生十歲天正五年丁丑之秋也明年荒木氏者貳於信長如水行而諫之荒木拘之衆告識隆曰棄立於子乎於孫乎同于荒木乎曰否立孫夫直爲壯曲爲老物皆然矣質吾孫者是吾志也不還我子者曲在荒木旣而如水脫歸而荒木果敗矣間二歲太守還於姬路翌年太守十四歲與如水共從秀吉軍於三木與別所氏戰太守獲首級衆甚奇之十年壬午夏六月信長沒秀吉起而軍政大振人皆奉之明年之夏南紀雜賀根來賊兵攻泉之岸和田城先是秀

吉使中村式部少輔守城於是如水急馳救之太守自斬賊二人時十六歲也太守之雄武由是赫赫焉十五年丁亥博陸豐臣秀吉公西擊筑紫太守從之夏四月與薩州嶋津氏戰于日州財部太守拔劍斬敵大破之逮於九州平夷秀吉旋洛而令如水及太守治豐前冬十月州賊據日隈城叛太守環而攻之如法寺氏緒方氏一千餘人爲援賊來戰太守擊之獲其兩將乃進到茅切山攻城井鎮房壘鎮房懼而降又進赴廣津斷鬼木掃部於觀音原拔犬丸城殺其將緒方氏伊藤田氏中

尾氏等捕虜一千五百餘人又屠賀來城破福嶋
城於是豐州賊皆殲吏民按堵如故因使家臣小
林氏悉傳首達于大坂營秀吉大喜命石田治部
少輔三成贈良馬於太守賜腰劍於小林氏即以
豐前爲如水采地太守之勲名於是藉甚矣十九
年冬十月秀吉令諸將築壘於肥前松浦郡名護
屋太守爲之監爲伐朝鮮也文祿元年春三月秀
吉遂責朝鮮以包第不貢乃遣先登三將而征之
太守居其一焉太守率大友左兵衛義統以二萬
人爲先鋒入于朝鮮攻金海城不終日而下之殺

傷一萬人徑前擊破昌原城梟首五百人自昌原
至上都有數十城城門不關人皆逃散太守所到
皆殺而又使我後軍因糧於敵朝鮮王大懼出奔
平安道夏五月十三日太守入都居十日西擊敵
賊剽殆及三萬餘口遂往攻平安城城下有大河
阻河而陣敵夜潛航之襲小西攝津守太守聞之
自馳半渡追擊之殺獲數百人虜放矢中太守左
腕太守怒手擊其虜復大戰太守家臣黑田二郎
戰死詰且諸軍渡河屠平安城王僅得脫衆昏議
令小西氏留守平安太守別擊黃海道又入白川

城居半歲明年正月敵十餘萬來攻太守出戰破
之俘數千人太守別使家臣小河氏守立山方是
之時朝鮮乞救於明國明國恐秀吉并吞朝鮮而
西畧則必有輔車唇齒之憂而抵觸東藩也乃發
援兵數十萬來侵平安我軍雖力戰寡不能敵衆
小西氏敗績而還明兵競逐到立山不能進大谷
刑部少輔自都至開城府迎太守太守與小早河
隆景俱退入都時明兵來攻其旅如林太守指麾
諸軍大戰明兵解散既而諸軍議欲避都衆擇太
守爲後拒都南有巨川造舟維舟諸將皆渡然後

太守斷其浮橋而殿矣夏六月徇全羅道靡晉州
城壘生口數萬人秋八月屯於機長三年秋九月
秀吉令太守東歸可謂治兵矣自古之神功皇后
征三韓之盛未有如此者也慶長元年丙申夏六
月太守與如水再渡於朝鮮秋九月七日自慶尚
道赴全羅道與明軍大戰于稷山捷萬餘人翌日
明軍驛使价至于再三贈巨鷹於太守蓋其意欲
請和也太守進據梁山冬十二月二十八日明軍
大起圍加藤主計頭於蔚山城事急太守以如水
爲梁山留後自馳到蔚山救之淺野左京大夫大

田飛驒守亦在城中與主計頭同出戰太守勦力
擊明兵而奔之明年冬十一月敵自海陸同來圍
小西氏所居順天城城兵漸困太守以舟師援之
遂全軍而還太守威勇播於異域者於是昭晰矣
三年秋八月秀吉薨闔國謳歌大相國源公者
多矣相國與石田三成有郤而與太守善三成
密遣使誘上杉景勝叛于本州五年相國東擊
景勝太守從而到下野國宇都宮告暇還過相州
大磯時聞三成叛又東到下野小山謁相國
相國甚悅賜鞍馬是時如水在豐而鎮焉秋八月

太守奉公命到尾州清須與諸軍俱經濃而岐
阜城直渡合渡河擊三成軍破之遂前到赤坂筑
前黃門與三成約居濃之松尾城太守以密策令
黃門應相國九月十四日相國率軍至赤坂
時毛利氏亦約三成使發藝陽兵據南宮山聞東
軍來潛遣吉川藏人福原越後於太守告降於
相國因是交質太守之奇計於是居多矣三成等
率畿內西國兵自大垣城出而成列願明諸將與
三成及備前黃門嶋津兵庫頭合戰於關原太守
躬當三成陣大呼擊破之即進攻佐和山城以

鈞命令筑前黃門守此城又捕小西氏赴近江草
津授村越茂介告相國甚嘉之毛利輝元在大
坂城依太守謝罪於相國遂赦之果戮三成而
後舉國屬相國於是諸將各就封國乃改豐前
國封太守於筑前國居福岡城太守之績功於是
較著矣且其家臣栗山利安井上某毛利某野村
某黑田一成等不懈於內忘身於外者悉能委任
焉可謂得人矣州有管廟所謂宰府天滿宮也太
守以神有儒名故殊欽崇修營之增封戶備祭祀
又補葺聖福兼天崇福之諸禪刹授時務義之暇

招和尚商量詰則有猛省太守之快達於是不凡
矣九年春三月二十日如水居士捐館舍太守哀
慟異恒初其病時太守殆廢寢食湯藥必先嘗而
進之到此行喪尤善太守之孝思可謂慎終矣立
螭首龜趺之石以記居士之行業是欲令子孫見
之者善繼志追遠也十一年相國命列國修江
戶城十五年又令築尾州那古屋城太守皆與有
力焉十九年大坂有流言而豐臣秀賴作亂冬十
月相國自駿府大將軍右丞相自江戸回發
諸軍悉會圍秀賴于大坂太守留滯江戸故令其

長子忠之自紫陽來謁相國於軍中相國約和於秀賴而還元和元年乙卯夏五月再攻大坂太守亦從行焉是行也豐臣氏遂族滅矣太守之勤奉可謂有始有終矣明年夏四月大相國薨遂葬于野州日光山太守刪鉅石柱若干株於筑紫長敷文徑數圍盪自南海達于山中以為華表立之廟前屹焉巍然殆非人力所能及也相公感賞之太守之心而於是可見矣太守少壯好馳馬試劍習射放鳥銃共能其術且常撫士惠民而聽諫諍國政以治其閑暇會賓友愛花卉設酒筵

唱曲謠手談一局倭歌數連每與人晤語無不欣躍其在江戸也時招羅山子而聞講論孟又請令鈔寫經語之宜便于資治者編為二冊置諸座右太守之氣節蘊藉於是可觀矣九年癸亥夏青油幕入洛太守從之停五馬於報恩寺嬰疾不已相公屢使使問之遺命以奉上臨下慎而勿怠秋八月四日太守逝年五十六矣相公甚悼焉人皆惜焉嗚呼哀哉還葬于紫陽某邑某丘家臣咸不堪悲慕或至于有自裁以自殉者嗚呼其感人蓋如此今嗣忠之襲封於是請碑文於羅山子以

太守之爲人也出尋常萬萬而其功名不可不刊
之樂石垂之後昆故綴之以詞且爲銘曰
於戲太守翹翹士林攻城野戰枕戈社金孫吳英
衛遺響餘音非常功業千古于今朝鮮駝唳異邦
知名關原之役去就旣明食邑于筑鐵券以盟傳
之百世永爲藩屏

寬永元年甲子春三月 日

石川大夫人碑銘

寬永元年甲子秋九月二十八日石川大夫人逝
于相州小田原之第享年六十二某月某日葬于

某邑其原嗚呼哀哉夫人者相州太守大久保忠
隣之室也姓源氏其先出自奥州太守義家義家
五男曰左兵衛尉義時改氏石川其苗裔日州太
守家成者夫人之考也夫人溫惠柔明勤儉撫下
不以貴顯而驕人其敬夫如賓教子如師不以夷
儉而變節其爲女爲婦爲母爲姑言動有常不以
始終而廢其道其晨省昏定不怠于行組紉有訓
衣食有制不以寒暑而改其志其發爲淑聞著爲
芳猷姻族之光閨門之範雖古之貞烈亦不能過
焉內治之暇好詠詩歌嘗問其體制于也足叟素

然是二條家者流也其歌學有所從來於是可知矣與昔之石川即女同其名者乎夫人疾大漸侍側者請勸法諱夫人笑曰死生者常道也妾平生不嗜佛今奚以法諱爲哉其志確乎不可拔也殆有大丈夫之風者乎初忠隣有七子長曰賀州太守忠經慶長十六年卒歲三十二次曰主殿頭敦高次曰右京進忠勝次曰主膳正忠長次曰內記堯成元和元年戰歿于大坂軍時歲二十四次曰主計某次曰刑部某皆夫人之所生也嘗有告者而一家乖別親子仇離含冤者多矣夫人天性之

愛雖不能忘然以義制之不以私而犯公也所謂夷險一節亦可見焉嗚呼天不假之年倣而龍輜待時巾見餘軸匣有遺絃曰慘不光雲愁無色嗚呼哀哉孝子主殿頭敦高請碑於余余不能已而記其事略且爲之銘其詞曰

惟石川氏柔順內理能配賢夫旣誕佳士虜惟自修閨闈有軌去者不還逝如流水嗚呼哀哉教音在耳覆育之恩母也天只孝子慈孫百世顧諟

甲子十一月六日

石川主殿頭敦高後改名總輔又改忠總

朝散大夫佐州太守本多君碑銘

君臣之相知可少キ繁見者桓公之於仲父如飛鴻
之有羽翼也漢祖之於留侯如以石而投于水也
先主之於武侯如魚之有水也文皇之於鄭公如
以人為鑑也殆乎以禮以忠哉吾於本多正信而
如見焉家系稱正信姓藤原氏本多小字彌八郎
號佐渡守右丞相師輔十二世裔曰助秀居于豐
後本多里因氏焉子曰助定事將軍源尊氏賜食
邑尾州橫根鄉粟飯原鄉其六世孫曰忠正移居
三河國忠正及子正定仕源清康正定子俊正仕

贈亞相廣忠廣忠者清康之子而大相國家康
公之顯考也俊正者正信之父也母者清康侍女
所賜後正也正信未弱冠奉仕公公少正信
四歲永祿二年今川義元取尾州大高城遣兵守
之織田平信長攻之城中乏食義元請公運糧
時正信努力衆皆嘉之既而義元沒公歸岡崎
正信從之久之一旦遊于京畿松永彈正久秀見
之曰家康家臣不為人皆好勇然獨本多彌八
郎不剛不柔不野不飾非凡歟關白豐臣秀吉聞
正信名告公召之公在伏見城畔即徵正信

正信發自江戸來謁。公潛議一夕赴執事增田長盛宅執謁。屏人與相語移刻及退。長盛送之。秉燭者相從。正信不顧。增田出欲見之者及家人等。至夜深僉跪以候之。正信曳秉燭之杖使衆悉面于長盛而言。各勞矣。夜已闌可以休也。而後謝去。衆皆曰。正信匪直也。人乎翌朝告。公即歸江戸不肯謁。關白遂無事故矣。公經始江戸城審曲面勢督繩。刑墨門壁溝隍樓櫓曲隅與正信議定。居多慶長三年。秀吉捐館舍。將士等以執事石田三成辯佞。譖人於秀吉。故惡之而欲殺之。請公肯允之。公將聽之。正信諫曰。諸將等欲殺三成者所以試公也。似有後患。不如放三成。姑置于佐和山。他日縱三成謀反而得其志。誰敢以爲主乎。其爲主者獨公而已。然則三成為公敵。諸將猶獺之與淵魚耶。不亦幸乎。公領之。因諭諸將以緩之命。參河守秀康護送三成於途中。以有戒也。秀康者公之次男也。三成陰謀秘計約黨引類。孤負公之德。狼子獸心。多方不易言也。五年三成果反。即引凶徒出屯于濃州。公發江戸率諸軍會戰于關原。大捷擒三成等。此時真田安

正信發自江戸來謁。公潛議一夕赴執事增田長盛宅執謁。屏人與相語移刻及退。長盛送之。秉燭者相從。正信不顧。增田出欲見之者及家人等。至夜深僉跪以候之。正信曳秉燭之杖使衆悉面于長盛而言。各勞矣。夜已闌可以休也。而後謝去。衆皆曰。正信匪直也。人乎翌朝告。公即歸江戸不肯謁。關白遂無事故矣。公經始江戸城審曲面勢督繩。刑墨門壁溝隍樓櫓曲隅與正信議定。居多慶長三年。秀吉捐館舍。將士等以執事石田三成辯佞。譖人於秀吉。故惡之而欲殺之。請公肯允之。公將聽之。正信諫曰。諸將等欲殺三成者所以試公也。似有後患。不如放三成。姑置于佐和山。他日縱三成謀反而得其志。誰敢以爲主乎。其爲主者獨公而已。然則三成為公敵。諸將猶獺之與淵魚耶。不亦幸乎。公領之。因諭諸將以緩之命。參河守秀康護送三成於途中。以有戒也。秀康者公之次男也。三成陰謀秘計約黨引類。孤負公之德。狼子獸心。多方不易言也。五年三成果反。即引凶徒出屯于濃州。公發江戸率諸軍會戰于關原。大捷擒三成等。此時真田安

房守昌幸未順焉正信寄語降之乃放之高野山
薩州嶋津義久義弘以與三成約故不來京師九
州騷屑正信遣人以密策通盟書安反側之心於
是義弘子家久列伏見城執贄拜公西州無事
備前中納言宇喜多秀家亦三成之黨也逃匿薩
州發覺正信受命諭嶋津使出之嶋津白曰秀家
窘厄來恃我苟活可出之若不然亡一也與國等
亡身正信告公密議報嶋津曰秀家來則待以
不死於是彼謂正信豈食言哉遂俘秀家獻之乃
竄八丈嶋正信此等之謀功居多長尾景勝在會

津與三成為之應對擇義兵於是從之米澤佐竹
義宣與三成交關故改常陸遣之秋田加旃此度
有軍勞戰功且通志於公者增封國益郡邑者
衆矣正信無不預聞其計議故其欲言者不敢隱
遂聽公命所裁關原一戎衣之後桑城之六合
悉皆入于公之掌握矣逮公之遜讓於幕
府秀忠君而正信承旨使男上野介正純陪侍乎
公其身在江戶不離幕府側政事軍謀知而無
不言諷諫善巧思而無不告君公天性之際雖
不責善而正信所彌縫居多正純小字襲號彌八

卽夙夜不懈以正信嫡男故累被登庸暇日學習
武技威權最甚關原寇敗公到大津時田中氏
虜三成來就正純宅正純白之有旨乃囚三成于
正純館以守之旣而以三成授與平氏遂梟其首
此大敵之渠魁也然正純預此事其所委任可以
見焉故諸將群士皆莫不屈膝凡諸方欲謁公
者洎有所告懇者皆豫告正純而後獲達之故與
正信齊名在武門父子秉柄雖細川賴之賴元之
爲管轄亦不能過也而衰日盾日有分歟以人之
所愛畏而見其氣象公遊豫於京洛東關之間

莫非事矣問民苦亦在其中每冬獵武相問正信
自江戸來晝夜侍於狩處公酷嗜放鷹蓋不忘
講武也原野有厲禁故幕府尤謹使護之公
一朝出見厲禁界有張蹄拊糲枝者曰是誰所爲
其人對曰青山播磨守忠成內藤修理亮正成所
許也公甚怒曰我遊獵之場彼等私恣掛蹄網
引黏繩何哉將軍不知之歟何至于斯哉噉凡
不止忠成正成者調護之臣也幕府大驚不識
所措將誅二人且告阿茶媪以窺其趣阿茶白曰
大樹甚惑使老婢以問安否其意議二人罪也

公默然阿茶退而憫之。幕府召正信問如之何。答曰：君以孝故受闔國之讓，掌征夷大將軍之職。大殿之恩亦深矣。大殿若令君棄國則登時爲匹夫以避之，後是大殿之命是聽而已。況青山內藤已忤其旨，罪不可逭也。幕府甚憂之。正信曰：請試詣大殿以伺其色，乃往焉。公聞其來而召之，少選正信惆悵，白大可畏也。幕府聞大殿督責青山內藤而大忿，欲斬二人，亦可哀焉。吾菴矣，在營下若或有微罪，必不獲免，不如避之往侍大殿之側，以終老死，願得全首領也。在營下甚可

畏也。言未已，公心忽解曰：將軍所言其如是耶？即喚阿茶曰：爾早告將軍勿殺青山內藤，阿茶急使人以白之。幕府大悅，不誅二人，然不許入營禁錮，終身於其家，使青山內藤得死者正信之心計也。其餘事秘世不知之，亦居多。公之於正信所善遇如賓友，故呼公爲大殿呼。幕府爲若殿，其質樸木強，若稱君實而不稱司馬相公之類，歟。正信善接人，上下相通，內外交和，故諸州之牧司及郡吏群官皆倚賴焉。况麾下之諸士乎。慶長十九年冬，攝州大坂之役，兩大君率諸

軍以行其城以天府故圍而不攻有蟻附不能拔
之慮故公任彼所請以許和平正純豫聞此策
相約自某壁至某壞之自某隍至某填之既和而
後使衆埋之墮之大坂使价來曰所破所夷既過
於約正純在軍稱病不敢答使者屢來頻請正純
在帳內稱熱大發遂不出見使者既而累日諸軍
多集刺壘掩藁僅所存本城而已於是正純歸洛
翌年攻擊時城早陷者以此也夏五月將進戰正
信一日諭衆曰勝敗不可知者軍之常也人皆無
懼不虞戒哉我幕府之家督竹君留守江戶

重於磐石卿曹妻孥皆無它必勿畏由此人心不
動方戰日或人有妄言我後軍崩者人皆相驚正
信大呼曰前驅勝則善莫顧我後往哉進哉衆聽
此聲稍定遂大克之正信筮仕以來殆五十年其
間執國政十七年始終勤仕至老不急其暇跨馬
臂蒼出見民間有循吏之風公嘗欲加賜正信
食邑辭曰我不有攻城野戰之勞大旆到處先行
者人多而可也今老矣唯扈從公之左右不可
先行且依厚惠而身不窶不少事則增封不可受
也故僅二萬餘石而已賜正純以下野國小山邑

及江州中之采地共三万三千石正純弟曰政重
號安房守在北國次曰忠純號大隅守仕于幕
府正純有男曰正勝號出羽守皆叙從五位下大
坂之軍忠純與敵戰天王寺邊得首級二百十七
幕府賞賜加下野國皆川采地一万八千石與舊
合二万八千石正勝亦赴天王寺前進擊敵而破
之其所騎馬首被敵人截正勝乘他馬復攻入焉
政重者爲加賀國主之先驅擊大坂兵追北以崩
之國主悅之與碾茶小壺以褒之其壺來自中華
者也正信弟曰正重小字三彌勇名藉甚別有碑

銘在焉正信之於兩大臣有此君則有此臣其
諷諭忠告所謂鴻翼水魚之譬乎其咨詢謀諫與
國政于涉者所謂水石人鑑之比乎誰謂君臣不
相知哉正信以元和二年六月七日病終于家自
公薨後纔五十日也歲七十九改名善德詩云君
子偕老負女之事夫猶如忠臣之於君歟取詩之
義其如此乎又云及爾偕老老使汝怨良臣之意
何怨之有又云惠而好我攜手同歸荃宰合體是
惠而好也死生前後僅半百日是同行同歸也暨
公之棄群臣奉遺命送靈輅于駿之久能山使

常隨小臣數十人，舁之。正純等著芒鞋，奉從之道中。遇密不諱，每舁者息肩，正純踞白某等扈從列一處，又瞻仰。靈輅據地曰：某等在斯從者，皆吞聲入山襄事，畢其如事，生事存亦臣之慎終也。而後正純自駿府來仕。幕府駿府所有重器寶財，幕府不取秋毫，皆分附義直卿、賴宣卿、賴房卿。時遣使勅授之。正純奉幕府命往，以監之。以正純意而所配賦三卿之外，納金銀等百數十萬兩于久能山庫，蓋備它日之國用也。元和五年，賜下野國宇都宮城及佐野并江州之內，摠計十五萬石。

於正純正純聞政執事，殆二十三年矣。得君其專也。行政其久也。功烈其顯也。父子之芳聲聞於無窮，不亦偉乎。八年，特命左遷由利正勝先卒于謫處。寬永十四年三月十日，正純卒，改名常心。春秋七十三。正重男豐牧，正實請余爲正信碑詞。弗輟。正信父子皆余之曾所晤語也，不可不道舊也。於是誌之，且系之以銘。銘曰：公侯腹心，兮邦家所存。佐州斷金，兮上下交敦。敬如履臨，兮老蒼不昏。惟肖傳巖之霖，兮何不良于乃言。憂世不忘，黎黔兮。通勉侍于轅門，旣扶植于

士林考本枝豈不騰茂于後昆

慶安元年六月七日姪本多豐前守正貫立

本多道喜居士碑銘

居士姓藤原氏本多諱正重假字三彌自呼左衛門尉參河國產也本多佐渡守正信之弟而上野介正純之叔父也譜稱其先出自右丞相藤原師輔十二世孫曰助秀徙居豐後國本多里因氏焉子曰助定將軍源尊氏賜尾州橫根鄉粟飯原鄉其六世孫忠正移居參州忠正及子正定等仕源清康正定子俊正仕清康子贈亞相廣忠贈亞

相者東照大神君之顯考也俊正者正重之父也永祿十一年戊辰十二月十五日駿州主今川氏真使朝比奈備中守據遠州懸河城大神君屯於入山瀨進圍之正重從之先登始合鎗衝敵斬甲士元龜元年庚午六月十八日江州姊川之軍正重從神君與淺井氏朝倉氏戰前至接槍却敵得首級三年壬申九月二十五日遠州一言之役神君使正重屬本多忠勝為後拒甲州人欲競擊之正重整行伍且禦且退敵不能尾焉其冬十二月二十二日甲州人到遠州三方原九隊

群列正重力戰突其七隊斬敵卒正重身被四疵
又遠州二役之戰正重救獲甲州人新村某以揚
勇名天正三年乙亥五月二十一日武田四郎勝
頼自甲州率數萬兵到參州長篠正重從神君
促攻疾戰破敵得首級其後正重去而經歷他邦
凡所至人聞其名皆相眷遇六年戊寅七月十六
日羽林平信忠攻播州神吉城正重屬瀧川左近
將監一益爲隊長先驅勸衆遂拔城十二年甲申
九月十三日前田筑前守利家使其家臣與村伊
豫守居能州末森城佐佐內藏助成正引兵來環

而攻之利家及子利長救之正重屬利家爲隊頭
執鎗先至擊却佐佐兵十五年丁亥四月朔關白
豐臣秀吉率諸軍西討攻筑紫巖石城正重屬蒲
生氏鄉爲其列長前進迫城衆爭發遂陷之慶長
元年丙申正重還詣伏見城拜謁神君神君曰
我不見爾也久矣何之哉正重伏拜以謝焉五年
庚子之秋石田三成等謀反陣於濃州關原正重
從神君蒙旨以檢諸率十九年甲寅十月在駿
府時有攝州大坂之亂也神君以正重勇而更
事故遣之江戸陪待台德幕下人皆歎羨之此

冬并翌年夏從幕下馳騁戰地檢察群卒能得其所宜元和二年丙辰七月幕下以總之下州相馬郡中一萬斛加賜於正重正重自歲十六至七十一處處戰功屢先登且殿且首級不少三年丁巳七月三日病歿於私第歲七十三改名道喜其墓院號正重即用其諱也顧夫佐渡守者神君台德二代之國老也闔國倚之正重連棠棣之枝上野介者神君之執事而專者也諸侯畏之正重同叔姪之根誠是名下不虛况又有餘勇乎其履歷轉徙於群國雖多年然不忘本也神

君亦懷舊不忘之也方其歸來君臣上下之際如故奚知不如文皇使英公仕於太子哉小大雖異意氣相似歟余嘗侍讀於御前時偶見正重形貌長大白鬚嬰鑠來謁於神君神君歎語或道舊或說武事不言其他今依令嗣豐牧請其碑不止而追思之則若再見其人乎庶幾正重之勇名令嗣之孝思永垂後昆久傳不窮縱使此石磷而其名存也經曰揚親之名者孝也惟孝施于有政令嗣之家政可以益修也銘曰攻城野戰武人所為猛氣之勇如虎如羆勇功無

怠芳名可遺內省不疚理義在茲夫惟謂之進退
適宜吁居士而有靈要使黃壤須知

慶安二年己丑七月三日

孝子從五品豐前守正貫立

右近大夫永井月丹居士碑銘

居士姓大江氏永井諱直勝產于參州時永祿六
年癸亥之歲也自幼筮社 東照大神君經歷遠
參二州間天正十年夏五月 大神君到江州安
土謁織田信長公公甚欣賞之治具盡禮特請家

臣數輩于別席設膳公自以箸配者款居士在其
列既而 大神君入洛公亦到洛在本能寺公勸
大神君遊覽泉堺六月公為其下明智光秀被殺
京師大亂 大神君聞驚慮道梗不利而欲東歸
乃發泉堺經木津過伊州自勢州駕舟而入參州
岡崎城是行也往還居士不離左右過旬後光秀
伏誅十二年春三月信長之子信雄在尾州清洲
城與豐臣秀吉公有隙秀吉將擊之信雄請援兵
大神君以信長舊好故許之秀吉遣其將池田勝
入以突騎攻尾州拔犬山城 大神君率兵救尾

州與信雄同屯小牧山居士從行焉秀吉引大軍
入犬山夏四月秀吉謀密使勝入自間道擊參州
大神君聞之潛出小牧山逆勝入戰于長久手居
士執槍奮擊縱勝入得其首敵大敗走時居士年
二十二入皆服其勇勝入者世所謂驍將也居士
之功於是爲多矣冬十月秀吉畏大神君遂與
信雄和平而去其後大神君之家臣若干
勅授從五位居士亦在其中其他列國老叙位者
鮮矣文祿元年秀吉擊三韓集群國兵于肥州名
護屋大神君往會焉一日秀吉詣大神君軍

營見居士曰彼何爲者衆曰永井右近者也秀吉
曰取勝入頭者是乎衆曰然曰嘻壯士也聞者皆
歆羨之慶長三年秋八月秀吉公薨闔國兵馬之
權入大神君之掌握五年之秋石田三成叛
大神君自將討之使諸將大戰于濃州關原戮三
成等時居士列于隊頭建大神君之開幕府也
遣居士就幽齋細川玄旨尋前代柳營之禮儀故
事蓋是欲損益隨時也十九年之冬大坂之役居
士亦爲隊頭明年夏五月大坂城陷豐臣氏殲矣
凱旋之時有旨臧否群士沙汰諸隊功過已證賞

罰固當而獨屬居士者進止唯隨其意而定之官
命令無論焉居士之名於是籍甚矣元和二年夏
四月 大神君即世居士自駿城到江戶仕 台
德院殿大相國乃賜常州笠間城以加封戶五年
夏 大相國在伏見城福嶋正則留滯江戶以其
違國法修築廣嶋壘故命山陽南海兩道牧守以
其衆收安藝備後二州時遣對州大守安藤重信
與居士往諭正則家人留守廣嶋三原者其行裝
所謂受降如受敵也留守懼而從命乃取兩城收
二州雖正則罪不可原而思關原軍功減一等放

于越之後州八年以羽州最上郡賜鳥居氏然舊
刺史之士卒猶守山方城時遣上州別駕本多正
純及居士往諭之鳥居氏既入山方城會正純有
罪於是單使二人騁來密告居士及鳥居氏以命
旨數正純罪狀左遷于由利是年命居士改笠間
賜總州古河城彌增采地然常侍江府有棠陰聽
訟則居士預會焉功成名遂恩眷尤深寬永二年
乙丑季冬二十九日嬰病不祿時年六十三 大
相國甚哀惜時時及此焉世人亦多悲慕之葬于
古河赤井寺長子信州太守尚政嗣封益揚家聲

預開國政十年春三月今大君幕下更改古河
賜城州淀城被益其祿且以城州長岡賜尚政之
弟日州太守直清以為食邑直清久事幕下夙
夜不懈常被親近眷遇日厚是其恩賜之榮盛而
居士之餘慶也嗚呼懿哉今茲臘月者居士之十
三回忌也其追遠之情不易言也唯恐居士威名
勇功雖顯於當世不垂於無窮故欲刻樂石而遺
芳蹟於是求余蕪詞余曾識居士久矣又於日州
猶識韓也故不能固辭遂為之辭系之以銘銘云
永井家譜大江之後赴赴武夫在君左右弱冠擊

敵于長久手短兵急接勝入校首富父椿狄關羽
斬良昔人稱羨今復見剛關原之役大坂戰場有
隊有旅之紀之綱笠間古河食祿數萬鎮于一方
賜以鐵券偉哉將種天使滋蔓龜趺載名百世傳
遠

居士卒後十三回寬永十四年十二月二十九
日從五位日向守永井直清立之

右近大夫永井月丹居士石表詞

居士大江姓永井氏直勝其諱也以永祿六年癸
亥歲產于參州大濱邑祖廣正嘗通志于贈正相

源君廣忠故食大濱邑上宮杜田考曰直吉嗣焉
居士少仕 東照大神君經歷參遠二州間天正
十年仲夏 大神君赴江州安土見平信長公公
甚悅慰之享之特請從者數輩于別席飲食之公
手自執箸配者殖居士在其列既而 大神君入
洛公亦列洛勸 大神君遊覽泉南翌月明智光
秀弑公京師騷亂 大神君聞之欲誅光秀而聽
家臣諫悟時不可而發泉塚過伊賀聞路多群盜
而自伊勢乘舟者參州大濱直吉以舟迎之即入
其宅因獻膳且令從者憇休焉 大神君嘉之直

入岡崎城是行居士不離其左右浹旬後光秀被
戮十二年季春信長子信雄與豐臣秀吉公構難
秀吉將擊之信雄據尾州清洲城請援兵
大神君以信長舊交故聽之秀吉使其將池田勝
入以還兵攻尾州拔犬山城 大神君引軍救之
與信雄共在小牧山居士從行秀吉既入犬山孟
夏九日密遣勝入間行襲參州 大神君聞之即
出小牧山邀勝入戰於長久手居士握鎗突出刺
勝入獲其首敵大敗北時居士年僅二十二入皆
尚其勇勝入者秀吉之驍將也以勝入所帶劔曰

篠雪者賜居士其劔今猶在焉居士之功居多矣
孟冬秀吉憚大神君遂與信雄講解而去其後
大神君之家臣若干教授從五位居士亦在其中
若他列國老叙位者罕矣文祿元年秀吉擊朝鮮
聚兵于肥州名護屋大神君往會一日秀吉詣
大神君營見居士曰彼何人哉左右對曰永井右
近者也秀吉曰取勝入頭者是乎僉曰然曰嘻壯
士也聞者皆羨之慶長三年仲秋秀吉公捐館闔
國兵政悉入大神君之掌內五年秋石田三成
作亂大神君自將伐之使諸將先驅大戰于濃

州關原三成等就擒時居士列于隊長建於
大神君之制閫外也令居士尋訪前代柳營之儀
式故事于細川玄旨乃繕寫呈上是爲其隨時宜
沿革故也十九年冬大坂之役居士亦爲隊頭明
年仲夏大坂城陷豐臣族滅矣凱旋時有戒命沙
汰衆隊賞有功罰背法而其士之屬居士者任其
進止以定功罪官令無論居士之名彌藉甚元和
二年初夏大神君棄群臣矣居士自駿府到江
戶陪社台德院大相國乃賜常州笠間城以增
食邑五年夏大相國在伏見城福嶋正則拘留

江戸以其違制修築廣嶋壘故令山陽南海兩道
牧司以収安藝備後二州時遣對馬守安藤重信
與居士往諭示正則家臣留守廣嶋三原者其軍
裝雖無敵于前然有備不虞也留守恐而伏從乃
取兩城収二州而還正則罪所不赦然以關原軍
勞故減一等竄於越之後州八年賜羽州最上郡
于鳥居氏其舊刺史之士卒猶守山方城時遣上
野介本多正純及居士往諭之鳥居氏既入山方
城會正純有罪時單使二人持符馳來密告居士
及鳥居氏以旨督過正純左降于由利是年命居

士改笠間賜總州古河城益加采地然常侍江戸
每斷訟於廳居士預聽功名愈顯恩遇尤渥寬永
二年乙丑季冬二十九日病卒時歲六十三
大相國甚哀惜人亦皆悲慕之葬于古河永井寺
嫡男從五位下信濃守尚政嗣封益揚家聲預聞
政事有年矣十年季春令大君幕下更改古河
賜城州淀城所增其庾維億尚政弟曰直清叙從
五位下任日向守賜城州長岡邑以加其祿次曰
直負任豐前守次曰直重共叙從五位下信州長
子尚征承乃祖号曰右近大夫次曰尚保共授從

五位下。次曰尚庸。幼奉仕。大納言家好聚群籍。且讀兵書。尚政往還武州城州之間。或連年。或間歲。皆莫不承旨。正保元年仲冬二十三日。授從四位下。且賜暇拜命。辱而還。淀城慶安二年孟秋四日。改直清長岡。更賜攝州高槻城。愈增封戶。且令移長岡屋宅於高槻。余嘗應日別求而作居士碑。銘其雄偉之盛。雖顯著于世。而猶欲其智名勇功傳于不朽也。今復依信州請而作石表。詞亦庶幾乎昔唐韓愈誌太原王公墓。而又作神道碑文。宋蘇軾書司馬溫公行狀。而又製碑銘。余素雖不及

其萬一。然居士之名也。無涯。而吾筆也有涯。以有涯之筆。欲記無涯之名。雖韓蘇無奈何耳。而今所刻石堅而不磷。可以無涯。遂系之以辭。辭曰。惟昔社田所賜。報先志之無貳。彼中流之一壺卒。大濱之所咽。小牧之獲雉。刀鎗鳴于鐵騎。關原軍大坂。彼在隊長。出其類。笠間隍古河壘。共據金湯之要地。懿哉孝子。友第增封祿。以繼嗣其忠勤。之不已。守淀城而登四位。既殿于此。一邦況經之以五事。常憶安不忘戰。倉廩實而多利器。嗚呼積善之家。慶世世繩繩有武備。

慶安二年龍輯己丑某月某日

從四位下永井信濃守尚政立

天保二年辛卯孟龜八日寫之

中村萬喜直道

羅山林先生文集卷第四十一終

羅山林先生文集卷第四十二

碑誌中

朝散大夫中書少卿藤原脇坂君碑銘

大夫姓藤原氏脇坂諱安治天文二十三年產於
江州脇坂莊因氏焉考安明永祿十一年没于觀
音寺軍翌年明智光秀奉平公信長旨攻丹波與
赤井直正鬪時安治歲僅十六迫城下獲首及鎧
刀是歲始謁豐臣公秀吉於江州淺井郡元龜元
年秋信長有事于攝州不利秀吉聞急自江州馳
赴攝州令幼弱者留不從行安治不聞令而潛從

秀吉怒後稍解乃賜馬天正四年信長築壘于江
州塚山諸士皆獻石丹羽長秀監之安治會長秀
僕夫群集運秀吉所獻巨石曰是何汝石哉盜也
即拔刀斷其繩監吏駭恚欲兵之安治闢走之且
擊吏以爲質秀吉聞而不平長秀來謝於是寬安
治而賜米一百五十石六年播州別所長治据三
木砦不順信長使秀吉往擊之一日出赤幌畫輪
違示衆曰有欲之者則界安治徑進請曰必不可
汚幌直到砦下得敵首秀吉嘉曰他後宜以輪違
爲汝服器紋又神吉民部某與長治共應故秀吉

環而攻之安治先入中島銃碎其曹殆死宇野氏
扶起將退安治曰小疵也何傷耶乃俱進遂登秀
吉以軍繼來遂拔神吉城十一年四月秀吉率兵
與柴田勝家戰江州志津嵩梁瀨纜七騎競進握
槍刺敵安治在其中柴田敗崩秀吉大美之賜手
書于安治因領采地三千石十二年平信雄使瀧
川雄利之子質于秀吉命安治守之既而信雄與
秀吉構難雄利使誘安治曰質子母疾病請少時
相見安治不覺其佯而遣之雄利挈帑奔入伊賀
上野城秀吉問質子焉在安治告之故秀吉怒安

治切齒曰我速到上野城而死而已秀吉叱曰彼衆汝寡何得當瀧川乎汝其叛我也安治流淚曰受恩年久何有狼子之心乃以母爲質急出從者二十騎到伊賀密告國人曰今承秀吉之命來擊雄利父子卿曹努力必有賞從之其夜襲上野城雄利等驚逃于伊勢安治以羽書白之秀吉甚悅使山岡某勞之又使增田長盛謂安治曰伊賀國事汝宜按撫慎勿怠安治屢告國事秀吉再賜書教諭之安治察國人善惡且收租稅以漸治十三年五月賜食祿一萬石于攝州能瀨郡七月秀吉

掌關白職時授安治從五位下任中務少輔八月秀吉使安治改能瀨而食二萬石于和州高取十月又改高取赴淡州加賜三萬石居洲本城十四年秋秀吉遣兵擊薩州州主嶋津義久拒之安治與仙石秀久長曾我部信親加藤嘉明大友義統等共先行與義久弟家久戰于豐後之境信親死秀久義統敗走安治嘉明猶挑而不退秀吉聞而寢焉以賜諭書十五年安治聞秀吉西巡而運糧於日州臼杵壘爲之備秀吉悅焉復賜書令黑田孝高督議之三月秀吉遂到筑紫四月攻岩石城

安治早進果城陷又進兵入薩州高城郡圍平佐
城安治嘉明九鬼嘉隆爲舟師之先登均進著隍
河安治將昇壁時城主桂氏出質約和旣而秀吉
豎旆于薩之千世川安治嘉明嘉隆監其梁橋其
後薩州遂降十八年秀吉東略相州小田原擊北
條氏政及子氏直安治引水路兵自駿州清水浦
艤行攻豆州下田砦放火城畔民屋時秀吉圍小
田原招安治故構屯營令長曾我部元親守之安
治嘉明嘉隆駕舸赴小田原發佛郎機巨銃以射
城中秀吉聞下田請降即命安治往取城逮于北

條氏出降而安治與片桐直盛禁士卒之狼藉文
祿元年秀吉憤朝鮮不庭欲伐之令安治嘉明嘉
隆率舟師四月安治涉釜山浦進赴其王都虜兵
多來遮王都釜山浦往還之道我兵多死傷安治
等相謀新構營砦使脇坂左兵衛某渡邊某及卒
三百人守之六月虜兵數千人來擊甚急安治發
王都遲明馳行虜在高嶺安治舉旗于蔭以山岡
某爲前驅一騎出後一騎又繼不敢亂列故虜不
能進左兵衛渡部見安治來援乃出衝虜虜辟易
安治麾士卒大呼夾而擊虜遂敗追北捕二百人

得首一千級梟于城下片桐某藤懸某見之稟秀
吉秀吉甚賞之安治聞虜船在加羅嶋而與嘉明
嘉隆速到熊川秀吉賜書美其勞示其誨一旦安
治到加羅嶋傍虜船五隻來前安治發鳥銃虜退
安治逐之三里許虜及到廣處他船同馳至巽安
治舟而射之安治少退虜大出矢炮下如雨左兵
衛渡邊等死安治殆危矢中其鎧僅脫歸金海其
殘兵二百餘人逃于一嶋不知安治所在嘉明嘉
隆聞安治不利欲救之見大敵而皆還安骨浦虜
船尾之相戰于海上安治士卒逃海嶋者衆將

登陸虜聯十艘許圍之故不能登自採松花海蘆
以食殆十三日伺虜去虜恐我蒙衝到而即皆退
安治兵被射殺者可十餘人其餘多得生還金海
秀吉聞之使藤堂高虎涉海諭安治以手教安治
恨加羅嶋敗欲雪之一日見虜謀船來乃驕行取
其船及其將斬獲多矣二年春安治嘉明嘉隆屯
於熊川日夜與虜船相持火箭砲石交發不止三
人共談曰彼巨艦進退不便我汝輕舸繫長繩
而取之二月二十一日虜船進來安治馳以絙之
將衆嘉隆亦來懸繩以爭取之安治揮槍大呼曰

斷九鬼綱時三宅庄介之童松千世歲纔十七拔
刃截嘉隆繩安治遂取其巨艦安治與嘉隆欲相
鬪不果此時虜自船底發矢我兵多被殺傷嘉明
亦競進得別取敵船速報捷于秀吉而安治嘉隆
爭之安治遣脇坂角兵衛詳述之早川主馬首來
見之歸告秀吉於是審知安治爲先驅乃賜書以
嘉焉其後安治屢擊虜船而退之以得勝利十一
月十日秀吉復賜書有謂前日獲虜船其勞可賞
矣自今彼縱來挑不可拒之于陸路只護我舟回
我寨壁勿輒出戰也守熊川之舟下碇勿動其餘

皆使水手等弛息須界其糧而支給烏銃藥玉配
附遣之可以取也勿妄發散各蓄糧隄壁慎勿倦
焉自釜山浦至王都道中所有諸寨能修治勿使
我軍道梗明年我率舟師欲航海各宜踈焉慶鮮
虜屠明兵致平均何難之有又有令曰海畔所營
諸寨莫使破壞水路將士當守安骨浦而輪番之
安治嘉明嘉隆可相更也共探鬪安治當焉嘉明
嘉隆歸日本明年春嘉隆到安骨浦安治歸日本
翌年安治又赴安骨浦各在陣寨不與虜相戰漸
稍安靜飲酒喫茗謳舞以送日而已慶長元年安

治歸朝二年四月又浮海虜船數百艘出自對馬
嶋釜山浦之間張防禦之勢會大風虜退于加羅
嶋我舟亦被浪激漸著釜山浦經日藤堂高虎與
安治嘉明嘉隆相議言加羅嶋虜多來銳我輩入
熊川造巨舟急擊之可以破虜也距加羅嶋八九
里乃各繕舟五月又議曰裝諸舟一處可也加羅
嶋使于運舟勿侮之我レ只不失叙鳴鼓擊鉦吹大
螺以競出且約曰齊伐勿先衆而進七月七日夜
參半衆赴加羅嶋高虎嘉明先行取虜船安治謀
者馳告驚其不告而先即奮發急騁黎明逢嘉明

共爭進取船既而我舟軍大來捕數十艘其餘虜
船悉敗奔我兵追擊者猶有之安治從者脇坂角
兵衛布施隼人太井次大夫三宅莊介水野加右
衛門等皆勸其勞安治所斬獲虜船凡十六艘事
達于秀吉小西攝津守行長福原右馬助亦書其
狀告其戰功抽衆八月十日秀吉悅而賜手教以
慰之是月十五日東照大神君遙寄印書于安
治謂風聞擊取朝鮮番船其劬勞無比其令聞無
隱寔大慶也猶勿怠矣歸朝之時可以面展其後
大明召募漢南卒五十萬以援朝鮮保于泗門九

月十五日我諸將水陸皆進四羅攻之月色如晝
安治謂高虎曰嚮晨彼愈固守乎功難成也不如
乘月明先入發鳥銃于城中擊其不意高虎然之
共大閱踰隄壕緣石堞虜大驚射箭投石壘峻不
克乘安治與高虎共謀掛梯競攀聯屬急擊虜兵
騷亂三面圍之爭躋以攻城遂拔逃者萬餘人死
者二千餘人安治所斬殆五百餘人諸將分兵逐
擊殺萬餘人皆剝以獻秀吉安治所獻二千餘梟
又聞加藤肥後守清正據蔚山砦大明兵數萬來
圍之十二月諸將欲救之安治犯風雪馳赴西生

浦三年正月二日安治與蜂須賀家政同到蔚山
四日諸方援兵與清正共應內外急擊明兵敗走
追北二里許多得首級安治從者脇坂角兵衛福
原平左衛門三宅莊介等獲虜首爾後安治歸日
本六月二十二日秀吉賞之加賜三千石八月秀
吉薨五年石田治部少輔三成謀反大神君發
自東關征之安治遣子安元往東關道塞不果往
潛通使于東武安元自江州歸大坂八月朔大
神君賜報章于安元謂安元父子善相議無監可
也適日入浴勿勞緬懷既而大神君立幟標于

濃州赤坂安治安元到濃之山中以奉屬焉三成
關原敗北後安治安元拜謁大神君于膳吹麓
乃兼者攻佐和山城三成兄木工助所守也十七
日諸士圍之安治急攻城南日中城遂汝捕木工
助臣上野先者父子伴喜左衛門父子等十四人
以獻大神君勞之且使安治護大坂川口檢西
州舟所往來也十四年九月有旨改淡州賜豫州
喜多浮穴風早三郡内五万三千五百石元和元
年讓食邑于安元三年老于洛陽西洞院私第寬
永三年八月六日病卒享年七十三葬花園之臨

松院令嗣從五位下前淡路守安元追慕之餘孝
思之至請書其事且申之以銘系焉銘曰

嗚呼中書君兮野則戰城則攻日夕驅馳兮有勞
有功爵祿漸進兮武業復洪方博陸之擊鯨鯨兮
君遊虜之毅中駕我蒙衝兮呵彼鯨風振旅而鏡
歌兮賜采地于淡以賞其忠惟夫關原之役兮思
服于東桑城混一兮四海會同改淡而就豫兮食
邑加家有豐本支繼繼兮百世千秋永無窮

寬永二十年 月 日

孝子從五位下前淡路守藤原安元立之

前淡州刺史脇坂藤亨碑銘

前淡路州太守藤原姓脇坂氏小字甚太郎其諱
安元其字亨江州北郡脇坂莊人也因氏焉祖安
明號外介永祿十一年織田與佐佐木觀音寺之
役戰歿葬之洛之花園隣華院考安治小字甚内
幼童有膽氣仕于豐臣秀吉公世所稱柳瀨七本
槍其一也秀吉感書見今猶存焉天正十三年秀
吉掌關白職叙安治從五位下任中務少輔食邑
淡州居洲本城其初單騎攻取伊賀國也先登于
志津高也西從軍於筑紫與嶋津戰也從東擊北

條時率舟師也受命遠畧朝鮮日監蒙衝爭進擊
獲虜艦多生口首級且逆大明兵戰破之也數回
戰功居多秀吉甚褒賞之其履歷詳在家譜及碑
詞中慶長二年八月十五日 東照大神君賜手
教于安治勞朝鮮之久彼嘉其勇進無比戒以無
怠規以無恙待以歸國之不遠安治在異域拜命
之辱三年歸自朝鮮加賜封戶若干八月秀吉薨
五年正月 大神君命安元授從五位下任淡路
守是歲石田三成等叛京畿騷屑西州有應者
大神君發自東武江戶以征之安治在大坂遣太

守往赴焉道難不克往潛通行李獻狀東武而自
江州還八月朔賜報書於太守謂省狀聞其懇情
雖欲東然以京洛紛擾故還自路宜矣父子愈昏
議所爲固而毋鹽入洛孔邇可以安慮尚令城氏
某告之故畧焉既而大神君率諸軍到濃之赤
坂九月十五日太守父子發向奉屬焉關原一戰
三成崩敗於是拜謁大神君于膽吹山下被勞
之即使攻江之佐和山城是三成兄木工助所據
也十七日諸隊引兵圍之太守父子急攻壘南日
當午遂拔之捕木工助所率津田某上野某伴某

共親子等十四人遣告城氏某以獻又命使守大
坂川口檢候西海船所往還也六年太守始來于
東武奉仕幕下十四年九月有旨自淡州移豫
州賜嘉多浮穴風早三郡內五萬三千五百斛十
五年迎豫所留妻婦于東武十九年冬大坂亂太
守蒙台德大相國命與藤堂高虎共前驅到攝
之治玉邊而屯之元和元年夏再叛亂太守從麾
下與土井大炊頭利勝共到天王寺進而環攻之
安治有弟曰安景從伊達陸奥守到道明寺得敵
首二而遂戰死此歲安治謝病太守承家三年受

鈞命自豫移信賜伊奈郡五萬斛居飯田城又於
上總國一宮領五千石時時伺候營中屢蒙眷遇
與士大夫更事者同陪顧問芳談之席其令聞藉
甚人皆羨焉寬永十三年季冬六日朝鮮國王使
任統金世濂黃床來聘從者四百十九人列東武
寓之本誓寺太守承大猷左府之台命與安藤
右京進重長同爲館伴且掌其事彼三使及學士
譯者等共悅其懇悃是月晦日朝鮮信使等發東
武歸十五年九月命太守往守駿府城勤警惟慎
明年十月歸東武拜謁甚遭慰勞正保元年四月

命太守以護常州下館城勉而忘勞間歲而歸以
倭語作其番中之日記讀者怡悅焉每歲勅使來
府賀年甫或有時執柄家大臣或親王法親王參
府也數矣其間會仁和寺法親王來令太守爲之
護侍會詔使三條西前右府日野前亞相來太守
爲之監事會菊亭前右府飛鳥井前亞相來亦太
守爲之役會清閑寺前亞相來亦太守警衛焉三
條西等皆武門之傳奏者也若或詔使自東武詣
日光山則太守亦行焉其往還信宿之際雖多劬
勞破費晝夜莫厭其奉上之志可以觀焉太守弱

寇習射馭好相馬厩有神駿磬控田獵能中有獲
且學劍術發烏銃又問禮式于小笠原某頗知從
宜之趣既而慕古之武人勇士善詠歌於是聞倭
歌者于有識者得其風體所謂古今倭歌集伊勢
源氏等大底窺其蘊奧乘興連歌吟咏與賓友相
娛因追素鷲之古事揭軒額號八雲其風流亦可
愛焉嘗以余望之故被授古今倭歌集之秘笈其
手澤尚新可最惜哉余亦依其請而講古文講南
華復講日本紀神代篇口授職原鈔太守聽而不
倦尤嗜書籍聚貯倭唐簡編甚多構庫以寘之緬

帙髻篔每冊朱章以印之居則充棟宇行則汗牛
馬或時唱諷謠度曲奏舞雜業其技優者有疑則
有所就正焉或時招佳客高朋於茶寮湛素濤於
甌底表清玩於牀頭其勝遊亦可想焉平生事上
忠勤接下寬恕有文事則有武備故自身及家及
國之道所列善遇所交有信加旃邑內之庶民皆
懷其惠一家之遺愛不在茲乎承應二年癸巳之
夏隨例太守赴信之來地方冬七茵不佳令嗣安
吉君告暇急馳行太守見君來甚悅傍贊不斯須
離也有所識鑿自東武列進藥然彌留未效執事

聞其病亟而奉_レ旨遣官醫置郵往焉比至殆已屬纊十二月三日太守不祿于飯田城春秋七十東武信陽之間問者吊者絡繹不絕嗚呼哀哉惜哉遂葬于其邑之神護山長久蘭若太守娶石河紀伊守源氏女稱其所居曰慶光太守有妹適清水谷藤原相有弟曰安方筮仕幕下於是安吉君不堪悲慕慎終之至請碑銘於余以久要不可忘故粗記其事系之以銘曰
惟夫關原之軍兮僕哉見幾而隨時復難波之役兮扈從于我義旗賜萬戶之食邑兮煥乎武門之

楣守信陽之飯田兮金爲城湯爲池乃武備且好文兮謂之安不忘危其陪待于武營兮清談潤而露滋吁如何不淑兮棄世而永別離以老成人之多技兮當芳聲之不朽固宜惟令嗣之孝思兮不改一家之訓規令其不磷不銷兮屹立樂石之螭龜

承應三年甲午 月 日

孝子從五位下中務少輔藤原脇坂安吉立

山口豆州牧碑銘

禮曰父母全而生之子全而歸之是孝也又曰戰陣無勇非孝也二者不可得兼捨生而取義者也元和元年攝州大坂之役山口伊豆守重信與父修理亮重政共副別將井伊氏之先鋒到河州若江邊五月六日昧爽與寇相遇父子競進不避來銳最初合槍短兵急接寇授其首重信亦戰歿從者共死時年僅二十有六可謂戰陣有勇乎嗚呼痛哉惜哉重信舍弟但馬守弘隆告之故如是且藁裡掩覆之後立重信碑于其死所其姓多多良其氏山口重政娶源雄吉女誕重信于尾州清洲

慶長二年重信八歲始拜台德院大相國因命更小字曰長次即以仕左右九年十一月十五日重信十五歲隨俗例初戎衣祝之也十四年十二月命叙從五位下号伊豆守十五年秋於上野國賜采地十八年春重政有故忤省譖居武州入間郡生越龍穩寺重信從焉十九年冬聞將有事于大坂而父子欲往敢死到宮根關吏不許過焉乃歸寺重信又改名伴為商旅經東山道獲赴大坂時業已和平後東行還寺及翌年之戰也夫如此則與身體不毀傷全而歸之者雖似有以異

然戰陣有勇則不可謂非孝乎古人求忠臣于孝
子之門良哉嗚呼哀哉惜哉其雅号曰傑山宗英
居士呼置其小影處曰大雄弘隆屬余索書其事
于石再三弗措於是為銘銘曰
吓浪速城恃險聚兵義旗一麾厥角如崩有一勇
士重信為名先登揮戟獲勅敵頸取義惟重投命
既輕伊人雖沒宛爾如生

正保四年丁亥五月六日

山口但馬守多多良弘隆建

竹中丹州府君碑銘

府君姓源氏竹中諱重門字以敬濃州不破郡磐
手邑人也祖曰遠江守父曰重治所謂竹中半兵
衛尉是也齋藤山城守道三領濃州時使遠江守
居磐手城道三子吉龍吉龍子龍興相繼治濃在
岐阜城重治亦居磐手永祿七年甲子重治生十
九歲以有事故與其弟久作從者纔十六人襲岐
阜重治短兵急接斬齋藤飛驒守城已拔龍興脫
走其後還城於龍興建信長公之入濃也重治屬
之元龜元年信長擊淺井氏時使秀吉公為江北

之先登於是上令重治從行上因在其麾下時歲二十
六明年夏六月姊川之仗久作擊殺遠藤氏遠藤
氏者淺井之猛卒也先是久作曰戰日可擊之果
然人皆奇之久作弟與右衛門尉亦有父兄風病
死于濃州大垣其弟彦八即仕城介信長之
子也下没于二條館彦八即亦死信長没秀吉修霸
業重治軍謀密策知無不為秀吉美之每事問重
治所言多稱其旨重治讀武經七書其機變應時
言則屢中不幸早卒于播州三木城歲三十六秀
吉甚哀惜焉後或臨陣有疑事必曰下設使半兵衛

在我無憂也其思慕之如此府君七歲遭父喪閱
月出見于秀吉而筮仕十六歲任從五位下列諸
大夫秀吉捐館舍後蘇邪亂逆有關原之軍府君
此時歸正食邑若干戶于本州如故慶長十二年
築駿府城府君亦預來予始邂逅欣然歡語而後
恨相知之晚也十八年冬府君帥家屬寓居于江
戶元和元年大坂之亂府君奉命從厩橋侍從之
列以發行寬永八年十月九日府君病終即世年
五十有九翌夜葬泉岳寺之高原嘗治命用儒禮
不用僧儀衣冠刀劍有棺有槨園墳高廣共若干

尺栽竹樹以爲藩籬焉府君性仁而閑靖喜怒不見于外動止不滯于物平生嗜讀書手自鈔掇作爲文章一觴一詠終日忘倦又聚本朝之書記暇日綴倭語連倭歌可謂有文事有武備矣予交遊二十餘年莫逆于心嘗請予講周詩朱子集傳間歲而畢其餘來聽者數部或終篇焉或否焉府君又善寫漢字倭字頗有楷法其勢可以觀焉人或語及古今兵覽則告之詳矣然不問則不答有父風而不墜家聲幼事母孝終身不怠與人交未曾有食言聞善則悅見惡則懼殆有恒者乎府君

娶加藤氏有三男及女長曰重常次曰重次次曰重利重利先沒女適人有外孫初予問府君疾扶起謂曰請爲我記碑予諾旣而不祿予驚恐淚之無從也而將記之令嗣重常屢求不止於是遂書諸樂石系之以銘銘曰

吁嗟噫兮竹府君倏忽化兮乘白雲彼蒼者兮胡不吊使奪年兮指同群石可泐兮名可久感平生兮于斯文

寬永九年六月九日

孝子左京亮重常建

中山備前前司碑

君公之子有傳也古今皆然傳者相也輔相之以
義也水戶君源納言之傳曰中山備前前司信吉
姓丹治氏其考助六郎家範事于北條氏守八王
子城而戰沒時天正十八年七月二十三日也享
年僅四十三有二男長男照守自號勘解由次則
信吉也產于武州之中山小字菊太郎又稱左介
後自號雅樂助北條氏殲後與照守共奉社
東照大神君夙夜不懈慶長八年 大神君張太
幕于伏見城時列國牧伯士大夫悉磨至焉雖朔

望吉辰之外然群士無日不拜謁也有盜倂爲見
參者雜解已鈔刀潛換帶他良刀而去者數矣凡
詣營者皆徹刀著座是法也人僉雖疑恠之不能
知其主名一日信吉偵之捕盜急縛之以刀證之
盜伏其罪 大神君聞而甚嘉焉由是其名愈顯
十二年奉 鈞旨爲水戶君之傳賜二萬餘石之
采地水戶城在常州君髫年居駿府之邸故信吉
往還駿常之間奉上接下頗有其義乎每常州有
事則無小大以君之先容而信吉承 旨奉而行
之家衆倚賴焉蓋以其義乎元和元年大坂之役

大神君之旗鼓發自駿府時命信吉謂君尚幼冲
汝善調護之可以留守勿怠信吉誓親稱唯乃退
若非以其義何得蒙如此寄命之旨哉二年應
命叙從五位下任備前守方君之就封而新營邸
于江府側信吉每從事左右其遇信吉益渥不亦
榮幸乎庶乎君臣有義哉寬永十九年正月六日
病卒享年六十七嗚呼惜哉行將見有以其義乎
哀哉以某年某月某日葬于某地其鄉之源盛院
改諱圓心字道立令嗣從五位下東市正信正相
承爲君之家長象地如故屢紹介請余爲其碑文

余識信吉于駿府有素矣且以務請弗措故義不
克辭遂書

寬永二十一年八月日

佐河田壺齋碑銘

佐河田喜六昌俊姓高階出自高市皇子六世之
孫峯緒承和年中初賜高階姓其後省曰高其先
食邑於下野國足利莊足次鄉早河田村早或作
佐故以佐河田爲氏家傳所謂正平七年二月大
將軍尊氏賜足利莊之大窪生河戶森小口四鄉

于高尾張守師業是執事師直師泰之族也貞治
四年八月義詮使高掃部助師義擊信州賊時以
高尾張五郎爲援兵逮于基氏之屯營鎌倉賜手
書采地如故子孫昆弟相分采地立其家累世以
仕鎌倉而有武名鎌倉式微之時去而潦倒赴州
之佐野昌綱許居佐河田村歷六七世至昌俊昌
俊幼往越後依長尾家將士水戸玄齋於莊內夙
夜不懈養之爲子未弱冠使昌俊聽三郡訟議辯
固當玄齋好倭歌學昌俊在側與聞焉玄齋沒其
跡絕依是昌俊赴洛陽慶長五年庚子之秋大津

攻戰之時昌俊先登合槍於壁上奮擊傷左股其
後永井右近大夫直勝聞昌俊名招之屢眷遇焉
故從之居駿府有年矣十九年甲寅之冬大坂之
役蜂須賀阿波守至鎮來直勝營欲攻穢多瀨議
曰九鬼長門守進兵於城側其去城幾許且自此
至城途程之數沿川之深淺使誰人往見之乎昌
俊進曰我請往視之直勝叱之昌俊頻請直勝許
之昌俊乃渡葦原沿川迫到城畔與九鬼兵互通
其言而歸詳述其程數與深淺且言曰九鬼兵相
持於彼不得至明日也直勝又叱之少焉九鬼曳

去且水陸之筭皆如昌俊言至鎮舉酒甚感勞之
元和二年丙辰直勝移家于江戶昌俊從行直勝
不祿令嗣信濃守尚政遇昌俊益渥人多敬之寬
永十年癸酉之春尚政奉_テ台命改下野國古河
城增封城州淀城昌俊亦自江戶相從到焉十五
年嬰恙致仕委家事于子俊甫結一第于薪里一
休蘭若之側扁曰不二榜曰默默常愛山水晨昏
煎茶優游雲林以養病軀二十年癸未八月三日
病而歿享年六十五號即外懸壺初飛鳥井亞相
雅庸來駿府見昌俊所詠之倭歌以爲其中有秀

逸歸奏備_ニ後陽成院之乙覽有旨曰如此之歌
出武夫之口奇哉或問法橋昌琢曰當時能連歌
者誰歟有幾答曰鎮西有某甲坂東有昌俊由是
見之不啻聞於玄齋談于昌琢也平生所勤使然
歟且又人每問本朝近世之兵覽即善對流辯猶
如今見其餘行業難以殫述與余有久要每晤語
不覺日暮夜深也昌俊向淀余留東武雁去燕至
書信無絕一旦聞訃哀淚如泉終天之別無奈之
何秋冬之交有官事余入洛俊甫惠來寒溫已告
曰葬昌俊於山中請爲之碑銘會友人大山翁頻

勸之俊甫亦屢求不已余心許之未果仲冬歸江
戶益請弗措雖曰至哀無文然義不克默遂爲之
辭系之以銘銘曰

高氏分沅曰佐河田乃祖勵武顯名東邊至於默
默攻城爭先夷于左股猶能周旋駭府江府日夕
勦旃從至於浚恩眷懸懸漸嬰痼疾致仕決然薪
里之畔水石之前草第一宇歌詠幾篇秋菘可茹
春茶自煎造化爲戲終其天年孝子泣血交友酷
憐爰述行業後世久傳

寬永二十一年甲申 月 日

天保二辛卯年秋七月十二日寫之

中村 直衛

羅山林先生文集卷第四十三

碑誌下

鳥羽戀塚石誌

寬永十七年代永井日向守直清而作

鳥羽戀塚者文覺為源渡妻所築也初藤盛遠躬彼婦而無道劫婦之母為媒徑母呼而告之婦念不聽則殺母不孝聽則棄夫不義噫不孝不義吾生不如死欲以身當之乃佯諾曰請失我夫而後可以從也一夕在閨新沐而卧者即是矣我開戶而待之盛遠約去婦還設酒與源渡相獻酬使卧於奥婦自沐卧閨夜闌盛遠果到斷頭持去黎明

視之則婦之首也盛遠甚哀即爲僧所謂文覺是也其後在高雄遙望埋婦之處名曰戀塚世俗所傳蓋如此嗚呼婦孝于母義于夫節于其身雖丈夫不過此也長安大昌里之節女同日之談乎秦之懷清臺以質淮之漂母墓以恩胡地之青塚以怨何足比之哉曹娥之孝深水女之負其碑其名古今不泐此婦之名亦然乎彼之戀之者在色耶在節耶不可不擇也浮屠之有塔銘猶如碑碣也

銘曰

吁節婦兮惟孝惟義石可泯兮負名不已

往歲賜長岡以爲我采邑其所隸之島羽里有戀塚古蹟有名而無表尋其所由而知文覺之發意聞節女之孝義不可以無表也於是刻石築塔聊記所傳聞以垂于不朽云

攝州伊勢寺碑銘

攝州高槻城主永井日向守大江直清來武城時有言曰吾采地本州嶋上郡伊勢寺者俗傳伊勢舊栖也有祠有塔然古記亡失而不可知也寺傍有村號古曾部其南庭有櫻曰伊勢櫻人與花其名相稱乎頃得一古鏡于土中安知其不爲掩蓋中之糝哉按伊勢者大織冠九世之孫式部大丞

兼木工頭藤原繼蔭之女也繼蔭經歷伊勢大和
薩摩隱岐之任當其為伊勢守時誕之故號曰伊
勢初仕宇多帝中宮溫子所謂七條后昭宣公之
女是也一日帝見其美召而幸之生行明親王因
為御息所醍醐帝養行明以為子任上總太守階
至一品伊勢善倭歌時人稱與躬恒貫之等相上
下焉常記在五中將事號之伊勢物語行於世以
為祠花之艷麗宇多帝脫屣在亭子院伊勢出宮
而居桂里然出入彼院中或應命以獻歌或自詠
以捧之醍醐帝皇子著袴之時有婦人停車見山

櫻之畫屏詔使藤原少將伊衡就伊勢題其詠歌
伊衡歸奏之乃嘉之勅小野道風書其歌于屏上
七條后崩後伊勢作倭歌以哀悼之聞者皆悲其
不忘本也其平生之詠歌若干輯之為冊號伊勢
集今任持僧宗永有追遠懷舊之志而欲刻其事
于石蓋取綺語之業為佛乘之讚是白香山之遺
意也倭歌者綺語也願余為之碑夫古之婦人有
碑也我邦蓋有之乎中華多載于古今之家集就
中曹娥饒娥之孝也溧水負女之節也皆有碑今
伊勢以倭歌有碑乎古人曰倭歌者寫二南之風

其詩本善事父母則倭歌亦宜然所謂化人倫和
夫婦豈外求乎若夫浮屠之說非取云云也不得
已而爲之銘銘曰

千古佳麗名曰伊勢仕七條后侍宇多帝花晨月
夕風前草際一心省躬六義應制行明同緣小町
異世將復其衣無感我忱

慶安四年 月 日

吉田了以碑銘

古云舟楫之利以濟不通常聞其語矣今有其人

也了以叟其人歟了以姓源氏其先佐佐木支族
號吉田者宇多帝之後也云爾世住江州五代祖
德春來城州嵯峨因家焉其所居乃角藏地也洛
四隅各有官倉在西曰角藏語在沙門石夢窓天
龍寺圖記中德春子宗林宗林子宗忠皆潤屋也
而仕室町將家宗忠子宗桂薙髮遊天龍蘭若掌
學醫術一旦從僧良策彥逾溟渤赴大明明人或
稱宗桂號意庵蓋取諸醫者意也之義遷于本邦
其業益進娶中村氏以天文二十三年甲寅某月
某日生了以諱光好小字與七後改名了以性嗜

不攸掌雖志筮仕而未肯事信長秀吉矣及于
前大相國源君之治世也而初出奉拜謁焉慶長
九年甲辰了以往作州和計河見船舩以為凡百
川皆可以通舟乃歸嵯峨泝大井川至丹波保津
見其路自謂雖多湍石而可行舟翌年乙巳遣其
子玄之于東武以請之 台命謂自古所未通舟
今欲通開是二州之幸也宜早為之丙午春三月
了以初浚大井河其所有大石以輓轆索牽之石
在水中則構浮樓以鐵棒銳頭長三尺周三尺柄
長二丈許繫繩使數十餘人挽扛而徑投下之石

悉碎散石出水面則烈火燒碎焉河廣而淺者帖
石而狹其河深其水又所有瀑者鑿其上與下流
準平之逮秋八月役功成先是編筏纜流而已於
是自丹波世喜邑到嵯峨舟初通五穀鹽鐵材石
等多載漕民得其利因造宅河邊居焉玄之嗣焉
子嚴昭受傳之玄之能書且問儒風於惺窩膝先
生有年矣一旦招先生遊于河上奇石激湍甚
多請先生多改舊號其白浪揚如散花者號浪花
隈舊名瀨其齊汨環石者號觀瀾盤陀有石相距可
二十丈猿抱子飛超其間者號叫猿峽舊名東有

山岩高峻有棲鷲之危巢者號鷹巢石壁斗絕貌
如万卷堆者號群書岩舊名此處有石似門廣五
丈高百餘尺者號石門關有湍急流舩行如飛號
鳥舩灘舊名灘隣於水尾世傳清和帝嘗來觀魚
于此焉岸有山岩高可五十丈其下水平衡如水
載山取山下出泉蒙之義號曰蒙山皆有倭歌在
其家集惺窩所遊觀止此焉復有石方三文許其
面如鏡聳於水崖號鏡石又有浮田神祠世傳遠
古之世丹波國皆湖也其水赤故曰丹波大山昨
神穿浮田決其湖於是丹波水枯爲土乃建祠而

祭之以鋤爲神之主此神即是松尾大神也下此
則愛宕龜山在左嵐山在右其勝區不可枚數十
二年春了以奉鈞命通舩於富士川自駿州岩
淵挽舩到甲府山峽洞民未嘗見有舩皆驚曰非
魚而走水恠哉恠哉與胡人不知舩何以異哉此
川最峻甚於嵯峨然漕舩通行州民大悅十三年
又命了以試自信州諏訪到遠州掛塚可通舩天
龍河否了以雖即漕盪然無所用故至今舩少方
是之時營大佛殿于洛東大木巨材甚勞挽牽了
以諸循河而運之乃聽之於是自伏見里浮之河

泝而擊焉了以見伏見地卑於大佛殿基可六丈
即壞其高爲堤於卑處若河曲處置輓轡引起復
浮水水平如地先是呼許呼邪者五丁憂之万牛
難之於是水運不勞力不日材木悉達人皆奇之
十六年了以請行舟鴨河乃聽之因自伏見河漕
舩遡上流達于二條至今有數百艘遂構家河傍
使玄之居之玄之男玄德嗣焉十九年富士河壅
嶮舟不能行 鈞命召了以有病玄之代行治水
又能通舟三月始役七月成之聞了以病急告假
玄之未入洛先二日了以歿實慶長十九年秋七

月十二日也時六十一歲此年夏營大悲閣于嵐
山山高二十丈許壁立谷深右有瀑布前有龜山
而直視洛中河水流於龜嵐之際舟舩之來去居
然可見矣其疾病時謂曰須作我肖像置閣側捲
巨綱爲座褥爲杖而建石誌玄之等從其遺教玄
之錄其事以寄余請爲之記件件如右昔白圭之
治水以隣國爲壑張湯之漕褒斜嶮巖不能通今
了以疏大井河瀾鴨水次富士川凡其所排通醜
開則舟能行不臭其載人皆利之與白圭張湯所
爲大異矣所謂舟楫之利以濟不通者不在茲乎

宜哉。垂裕後昆。余與玄之執交久矣。故應其請書焉。且旌之以銘其詞曰。

排巨川兮舟楫通。浮鴨水兮梁如虹。矧復鑿富士河兮。有成功慕其錫。玄圭兮笑彼化黃熊。嵐山上兮名不朽。而無窮。

寬永六年冬十一月 日

菅玄同碑銘

昔人有云。漢祖忌栢人。而全福。征南惡彭亡。而以生災。豈幾慮有明惑。將期數使之然乎。由是類而

推之。則匕首筑鈿不能中人。其期數然乎。魚刀暗矢亦能害人。豈幾慮不至乎。一盈一虛者。天之時也。一治一亂者。世之運也。禍福倚伏者。人之變也。吾於玄同。蓋有所感。且嘆焉。其遇逢蒙。而不過鉏麈也。哀哉。玄同已歿。其弟仲菴了卜屢請。余誌其事。且寄以玄同平生數件。其言曰。玄同管氏其號曰得菴。字子德。播州飾磨郡蒲田人也。父曰道西。移居姬路。慶長六年辛丑。道西登洛使。玄同往備之前。州岡山居。三歲及九年甲辰。玄同亦來洛。時歲二十四。就大醫玄朔。學醫術。歲餘載酒來問。字

於余余爲之講說諸書品藻人物余少玄同二歲
交遊有日矣一旦相共招老浮屠乘阿聽其誦源
氏物語乘阿者所謂三條家者流倭歌學有所自
也至第十六卷余有事不果玄同後猶往聽焉十
三年戊申余再遊駿府玄同初謁惺窩先生負笈
往還其家富嗜書或市或寫每歲蕃舶載來群書
及魁本乃至倭語書等大抵搜索而聚之殆及數
千萬卷寅酉從事于書繞蔡蔡不倦於是玄同爲
人招之故解說者往往有之讀論語于松平尚舍
奉御于本多甲州太守解老子于左門戶田氏說

大學尚書胡傳通鑑于菅沼織深令不知其幾若
于座也而或一二章或數十段有終篇有不終篇
云玄同見惺窩後棄醫學慕儒風掌丁母喪而悲
歌余和而悼焉惺窩賡而慰之諸友吊者衆矣其
書室曰生白蓋取諸南華瞻彼閔者之語惺窩爲
倭歌并序貽之玄同揭而常視當時醫家小生來
學者不少玄同爲之教授平素雖不筮仕而名聞
於朝廷暨于遠方人或爲之先容則往見封君牧
宰者亦有之防州牧源君治京兆玄同時時往候
君聞其言談善遇之因撰替古錄以呈之又有一

鈔曰忠鏡錄依本多濃使君之求焉皆一小冊加
寫倭訓便於初學其餘著述率此類也寬永三年
丙寅道西嬰疾日久玄同侍側日夜不釋衣帶湯
藥必自嘗而後進疾有少間其孝可觀焉五年戊
辰六月十四日道西舊病未瘳玄同晨省而歸是
日祇園祭祀也家人皆往觀玄同獨留假寐環堵
盜潛來狙刺玄同遂絕時歲四十八嗚呼命哉聞
者皆驚且哀乃捕盜告官下獄磔裂之以徇于道
路見者多莫不惡之者賊既就戮訖於是葬玄同
城北山賀茂正傳寺內某地某處玄同有子二男

二女長曰子足時纔八歲次曰某最幼其女皆當
爲宜人焉玄同出入惺窩之門凡十有二年與余
相識二十餘年其間余自駿歸洛自洛赴東武每
余在洛玄同來問余亦時過掌講通鑑綱目則應
玄同之求也其餘設講筵時玄同常預聽余在武
聞其訃不覺淚下嗚呼此人逢此不祥何也禍福
前定乎期數不能免乎窮則變變則通若是之人
之後奈何可不通亨哉強爲善而已矣奈命何哉
了卜請余記不已於是遂書以垂不朽銘曰
嗚呼生白兮居于吉祥之室萬軸牙籤兮常卷舒

而伯畢何更天不吊兮惡鼠盜之狂獠惟勉强而
爲善兮天道其不可必嗚呼子德兮雖死猶生之
日

寬永八年辛未仲夏日

林左門墓誌銘

子死不哭乃豺狼也不然虎狼有仁父子相親况
於人乎於乎叔勝先我而歿悲哉孔門之無擲顏
路之請車卜家之喪明延陵之三號古猶有之予
今亦然我子左門姓勝氏林諱叔勝字敬吉產于

駿府長于洛陽殂于東武爲兒不戲詭父母之命
無不聽焉八歲始讀大學既而論孟中庸通習焉
十歲我口授春秋左傳若干卷一過能誦於是兼
讀五經十一歲遊東山讀唐詩蘇黃詩集及古文
等又閱我家藏群書類涉獵歷代之編年實錄通
鑿綱目洎楚辭文選李杜韓柳之集且本朝之
書紀國俗演史小說之類殆窺見焉十四五歲讀
濂洛關閩性理之書暨薛氏讀書錄有志于儒學
尊孔孟敬程朱常排異端不好象山陽明之言日
夜孳孳從事於机案之間未曾見如世間童兒之

誇疾走也我久遊宦于東武叔勝留在洛時時作
簡作詩以寄之而求點竄我每得之以抵金玉天
性之愛可以見焉冬十一月偶謁防州太守板倉
公公聞其名出筆硯試需其詩時庭際松間有雪
叔勝即座賦絕句寫其景以呈之公賞歎之蓋其
心欲勉勵叔勝也洛人無不知之十六歲冬十月
叔勝自洛來東武省親我雖奉晨昏於萬里不能
過也我常恐叔勝之多病於是勸之藥療叔勝亦
能慎焉一夕試令講大學章句早通文義我喜而
不寐十七歲讀周禮儀禮公羊穀梁春秋外傳於

東武之家塾我屢問疑義以試之叔勝作為文章
而答議論尤正時我偶應入求講周易傳義及南
華口義叔勝在側聞問如也叔勝代我聚諸生講
孟子有日矣我壁後聞之欣然自負以為我有是
子我死不恨焉今茲夏五月令叔勝往浴九相津
溫泉蓋為養療也六月六日歸自溫湯臥病不起
醫藥無驗大漸弥留我雖刻意竭力無如之何我
默禱昊天后土與國神只願起死回生也叔勝謂
我曰今疾如此是又不孝乎我慰之曰疾病雖聖
賢不能免也何為不孝哉只心氣閑靖可能自保

既而稀粥不進形氣不足我終夜竟日萬方求之
不得救也十七日謂我曰叔勝自幼粗讀書欲揚
名於世然今疾病甚急人之將死其言也善吾氣
猶正吾死請擇二幼弟以教養之無子孫則非善
事也我聞雖慟之不覺淚下也少焉又曰吾死勿
用浮屠禮儀又謂我曰曾子易箦者何謂哉我對
曰語在禮記而今只宜平氣以安寢莫憶多事叔
勝曰唯望如其易箦而得正可也我聞不堪悲哀
乃退倚柱以候之叔勝召左右而告別且遺其教
十八日叔勝執我手撫我肩以怨慕先是左右語

曰毋堂在洛若令在焉則須有特賴叔勝曰非不
思也而父在吾何他求哉叔勝初嬰病聞乃祖寢
疾於洛甚憂之每求喜來問叔勝疾叔勝必訪乃
祖如何其孝心可見焉十九日朝叔勝召我曰疇
昔夢石鼓在吾足故今見石鼓文昌黎集其卷東
坡集其卷有之乃命侍側者開其卷蓋其足腫重
故夢石鼓歟我欲不勞彼心即目左右以徹去其
書頃之求喜來訪叔勝問曰吾祖如何對曰今晨
人自洛來曰無以異叔勝曰嬉嬉其聲漸嘎求喜
退出我終不離其傍叔勝屢見我既而不言日將

予乃瞑於乎悲哉叔勝年纔十七歲時寬永六年
已巳夏六月十九日也於乎痛哉命矣哉我哭而
慟歛畢僦管下海禪寺內一小丘以葬之我弟東
舟我友壺齋徹齋共往監之會喪者衆助之者脇
淡牧竹丹牧等也我披明衣供薄奠燒薊灌酒以
誦祭文祠后土焚楮幣而告之啼哭不能止左右
扶而去之或州牧賜賵或贈香資皆謝而不受其
餘侯牧費勝帛者甚多人皆惜焉況我情所鍾乎
嗚呼哀哉悼哉於是命工削石築方墳高三尺徑
五尺五寸環龜而堆立碣于其上以表之象圓首

方趺也其樊用栗柱六十株立而貫列銳其末且
鎖鑰其所出入焉嗚呼悲哉題碣曰於乎林左門
之墓其銘曰

吁噫我之子天不假之年兮今我強仕加七死生
何爲後先兮誰使我永歎哉勞我者其天兮

寬永六年歲次己巳夏六月日

刑部卿法印林永喜碑銘

今茲仲秋十九日吾同胞永喜沒於東武年五十
四於乎哀哉藁裡于先聖殿之北隅不用異教也

初諱信澄後改永喜自號東舟晚稱擗墩天正乙酉產于洛陽慶長戊申始來駿城執贄而拜乃奉旨赴東武筮仕柳營屢承顧問既而受屋宅甲寅乙卯難波之役從鹵簿之後元和丙辰蒙命與台嶠僧正俱入洛就板倉拾遺談菊亭右相以告群卿奏議先君神謚聞詔東歸眷遇日厚而就封戶會府廳牒許官事及神祇浮屠事每廁其席故舉世識其名寬永丙寅季秋行幸二條城有敷奏取捨則永喜或側聞焉時勅賜宋朝類苑一部及綿數十純己巳夏丁父憂告暇赴洛

忌畢而歸臘晦任刑部卿法印辛未歲營內弗豫近侍日久加其食祿明年孟春闔國遏密八音有事于三緣山昏論其議時余與永喜亦預焉季冬江戸鬱攸永喜罹池魚於是改賜宅地領白銀一百鎰乙亥春有命示十九條制法于群國其討論脩飾使吾兄弟有得聞丙子冬朝鮮來貢其禮及回簡與余共或考之或草之永喜自幼讀書從余講磨道學之暇作詩屬文常見惺窩術業益進且問倭歌于弓治者以窺秘緼凡倭唐群書無不涉獵每有咨詢不爲無補於是聞訃者皆嘆惜

焉於乎哀哉長子信負早沒次子永甫纔踰弱冠
泣血立碑余叙其事系之以銘銘曰
於乎荆花發兮棣枝連生乎吾後兮死乎吾前孰
界才兮奪年噫命矣兮人歟果天歟

寬永十五年戊寅冬十一月日

孝子永甫 立

谷一主石誌

谷一主之親族因我所識者共來謁乃請曰一主
越之後州頸城郡之產也姓藤原氏富岡後更爲

谷號谷傳左衛門尉自稱逝水子父一成母細川
氏一成仕于州主羽柴左金吾秀治一主幼志于
文字元和七年一主歲十六詣武州江戸筮仕忠
宗君是奧州黃門政宗卿之家督也常陪其側屢
蒙眷遇久之吏聽州獄時一主亦預焉賜采地於
州之東原郡有賀邑寬永九年奉謁黃門有旨令
繙經典且忠宗君之玉胤越牧光宗君始讀書使
一主爲之句讀一旦逮其不幸一主哀慕之餘歎
唱薤露聞者彌追悼焉一主每有暇學兵法同僚
皆知之慶安二年嬰風疾孟秋二十九日歿年僅

四十四有，兒曰：孫太郎生三歲，既而葬一主於州之國分郡仙臺郭，之覺範寺，聊擬儒家禮，而不用僧儀也。從其志也。其家食乃賜于其兒。一主病間，曰：掌執贊于先生，得聞馨歎數矣。想其不忘乎僕死，則冀諸先生之片言巨筆，以誌之。何賜加焉。且所識者，亦言鳥之鳴也。哀矣。人而不如鳥乎。古人有恨別而驚心者，歟。所請先生之有怵惻也，強之弗措。先生聞之，不能不有中節之哀愍。遂書以與之。

憾給淵納骨堂碑

此碑酒井讚岐守爲尊敬法親王紹价求之，固辭不肯，強請不止，故不能默以作之。

此篇茲省之

天保二辛卯年秋七月十六日寫之

中村萬喜直衛

